

俄毛軍事衝突的演變

蔣君章

(一) 俄、毛關係劍拔弩張

俄共和毛共的軍事衝突，由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移至新疆邊界。連月來雙方互詆侵略，其惡毒的謾罵，無異村婦之罵街。此本為共黨之絕技，原無足怪。惟片段的新聞報導中，關於毛共的，有謂已將迪化居民撤退，已將羅布泊的核子設備遷移，兵力正向新疆方面大量增援，連華南駐軍亦作積極北調；共黨並發動一項強迫性的儲糧備戰運動，把夏糧的收穫，大量收括以去，老百姓的口糧，在原已不能果腹下又作大量的扣減；關於俄方的，謂俄軍大量進入蒙古，且已向戈壁移動，携有火箭等現代武器，而中亞細亞的俄軍增加尤多。此種報導之正確性及其相互關連性，我們認為有問題的；但是俄毛双方的權力鬭爭，已向摩拳、擦掌的階段發展，其火藥氣的濃厚，為歷年來的高峯。因而引起國際的注意，我們的外交發言人經常注意這一情勢，美國觀察家也是如此。美方最近對此問題的研究和判斷，認為衝突將繼續發生，但由此而引起核子戰爭，則似無可能。我們的看法，則與此頗有不同之處，請道其詳。

(二) 史達林時代的俄、毛的關係

我們認為要研究匪俄軍事衝突的發展趨向，必須從匪俄關係的演變和匪方內部權力鬭爭的進行為開端，然後纔能夠了解其趨勢之所向。

我們知道毛共為政權的得以建立，一方面固然是日本軍閥之對我全面

侵略，迫使我們對此釜底遊魂的陝北殘餘匪共，不能不放鬆其消滅性的壓力，而且還授予乘間發展的機會，但其背後最有力量的豢養者，和最有效的掩護者，卻為俄共頭子史達林。

在史達林統治俄國的時代，毛匪以未能變成史達林的親生之子為重大的遺憾，其對我大陸同胞的教育，是「不愛爸爸、不愛媽媽、愛史達林」；其對俄共之合作，則任由史達林自烏蘭烏達（原稱上烏丁斯克，在帝俄以迄俄帝的侵略東方的居中指揮的重要據點）經由庫倫（近稱烏蘭巴托）到達我平綏鐵路要站的集寧，即世所著稱的「中俄蒙鐵路」。毛史二人對「中俄蒙鐵路」的危及滇南及黃河中下游的情勢尤嫌不足，再進一步，建築所謂「阿施蘭鐵路」，由完全與我新疆國界平行的土西鐵路要站亦即哈薩克共和國的首都阿爾瑪泰分趨東南，經由阿克斗卡而入我國境，復經迪化而達蘭州，蘭州是隴海鐵路的終點。由阿爾瑪泰至莫斯科，則有兩大鐵路相連，即西伯利亞大鐵路與土耳其斯坦大鐵路便是。一般都知道，自帝俄時期至我國抗日戰爭勝利，俄帝對我大陸的威脅利器，只有一條中東鐵路，中東鐵路的緊後方是人烟荒蕪的西伯利亞的遠東區，其真正的後援，則遠在歐俄。故帝俄以及俄帝雖然對我侵略常露獍狔的面目，但是鞭長莫及，兇鋒無從發揮；此可在九一八後史達林竭力煽動我國的所謂「人民陣線」發動的抗日狂潮，妄冀以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的力量來拖住日軍的後腿，以保障其遠東領土的安全，而更可確知其外強中乾的內情。毛匪竊據大陸，實施毛俄一體，凡有利於俄帝之對我控制者，毛匪無

不樂爲。如上述「中俄蒙鐵路」的完成，俄帝得以後貝加爾較繁榮的地區爲基地，直叩我北平之後門，而整個漠南地區，都在它的威脅中了。如上述「阿迪爾鐵路」完成後，則莫斯科至黃河流域的中樞，均在擁有優勢武裝部隊的俄帝的控制之下了。毛匪之對史達林，真可以說是做胸束手，一以便於史達林對其剖肝挖心爲目的，是徹頭徹尾的一面倒，是徹頭徹尾的史達林的兒皇帝，只要這幾點，史毛的關係，便可以清清楚楚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三) 由對峙而敵對

史達林暴病而死，馬林可夫繼掌蘇俄政權，以馬林可夫之久受史達林的信任與培養，毛匪尙能對他俯首稱臣，相安無事。無何而馬林可夫垮台，赫魯雪夫繼起，毛匪已心有不甘。及赫某鑒於核子戰爭有同歸於盡的危險，改以和平共存的甜言蜜語，軍經援助的偽裝善意，向各國家或各地區伸展其滲透顛覆的陰謀，毛匪對俄開始齟齬，以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互詆，成對峙之勢。

赫某爲了取信於其侵略目標區的負責人士，乃將史達林鞭屍，以掩護其偽善面目而便於推展其陰謀，而毛匪對俄乃採取更尖銳的敵視。布列茲涅夫與柯錫金打倒赫魯雪夫而抱笏登台，毛匪益感不平，敵對更爲尖銳。終於有不能兩立之勢，而時時以兵戎相見聞。

(四) 不容並存的形勢

毛俄由不洽而衝突，最後到達不能兩立的形勢，這是必然的。下列諸點，便是不能兩立的基本因素：

第一，中俄疆界毗連達萬餘里，中國每一個與俄相連的邊區，都是足使俄帝對其東方的統治地區趨於癱瘓。如果由東北的合江出双城子而入俄境，以切斷其烏蘇里鐵路，則海參崴便成挨打的孤立據點了；如果出松花江，下混同江，則伯力動搖，其烏蘇里省便與其後方失去聯絡而孤立；如果從黑河屯渡黑龍江而襲擊海蘭泡，則其阿穆爾鐵路有中斷之虞；如由臚濱或克魯倫出境，斜襲赤塔，則整個阿穆爾與烏蘇里，都成爲孤立地帶；如果經由庫倫恰克圖而進襲烏蘭烏達，則西伯利亞鐵路爲之中斷，後貝加

爾以東都非俄政府所能統治了。史達林在日，曾經說過新疆是處於攻擊俄國最有利的地位，無論從新疆的塔城，準格門，伊寧或喀什格爾，都可以西入俄境，截斷其土西鐵路西伯利亞鐵路的西部，影響俄帝對中亞與整個西伯利亞的安全。因此，自帝俄以迄俄帝，都對蒙古與新疆的侵略，特別注意。從俄國的歷史來看，羅利曾被蒙古統治了二百四十年，這是羅利唯一被外國統治的一段歷史。而蒙古大軍的歷次西征，都以阿力馬里，別失八里爲據點，阿力馬里即迪化，別失八里即伊犁，中國北部邊疆對俄帝安全的關係，和對我北部分各省區的安全和得失，具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史毛時代的匪俄一體，正是史達林所求之不得的；反之，匪俄由對峙而敵視，克里姆林當局寢食難安的因素何在，也就無庸我們多所說明了。

第二，毛匪對俄敵對，在其初期，俄帝實視之爲兒戲，毛匪所賴以獲勝的所謂「人海戰術」，究其實際，僅僅以無數的黃帝子孫之血肉之軀供俄帝機械化部隊的打靶對象而已。但自毛匪四、五次的核子試爆以後，情勢大不相同。原來，世界上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只有俄帝與美國，而俄帝實又墮乎居美國之後；今毛匪銳意作核子發展的嘗試，雖然就其工業的設備來看，自核子爆炸而成爲武器以迄投擲系統的建立，還有遼遠的距離；但一旦製成，則其對俄威脅之大，實過於任何地區或國家。這一點，可以從匪方的核子試爆常在羅布荒原着手，足可爲上述觀點的證明。世人往往以羅布泊附近爲毛匪核子工業中心的所在，這一誤解，大概是從試爆於羅布荒原而來。我們知道新疆天山南路的大沙漠，以羅布泊爲中心，分爲兩部分：其西稱爲塔里木沙漠，細沙蔓延，廣漠無垠，外人稱之爲真正的沙漠，至羅布泊周圍爲銳利如浪的鹽灘，羅布泊中則爲濃度很高的鹽水，這樣的區域選作核子試爆地，自無不可，如欲建立核子工業的系統，試問有其可能嗎？戴高樂曾在阿爾及利亞的南部作核子試爆場所，但該處實無核子工廠之設置，此與羅布泊周圍之不能設置核廠，其理正同，羅布泊以東則爲白龍堆沙漠，雖砂粒較粗，與蒙古的戈壁相似，其鹽湖鹽水更少，亦無建立核子工廠的可能。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匪方的核子工業決不在那裡，但是新疆富鈾，且處於攻擊俄國的有利地位，俄帝如予佔領，對其安全有極大的意義，那是無庸置疑的。史達林時代，曾派兵一團駐於星

星峽口，實際上掌握了全部的新疆，這是一個最好的歷史教訓。毛匪控有新疆而又發展核子武器，無疑的是喚醒俄帝重行控制新疆的企圖。

第三，毛匪這多年來和俄共相齟齬，處處破壞俄帝對國際共黨的領導權，時時打擊莫斯科在世界的信譽，而且實際上也發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如二十三次世界共黨大會的遲遲不能召開，便是一個顯著的例證。毛共對克里姆林宮的世界共黨領導權，既然發生了這樣的影響，那莫斯科為什麼遲遲至今日始與毛匪向武力戰鬥的途徑進行呢？關於這一點，我們要從毛匪的所謂「文化大革命」說起。大家都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毛匪這極小撮對劉少奇這一小撮的匪徒的奪權鬭爭，毛匪稱之為「造反」運動。這一運動開始的時候，毛匪在匪的黨政軍三方面都居於劣勢，以致這個運動的發動地，不敢在北方，而移到滬杭一帶。等到毛匪和林匪相勾結，才有了一些實力做後盾，才勉強地奪取幾個比較重要的都市和省區的一部分，成立了所謂「奪權委員會」。毛匪經過了兩年多的苦鬭，總算把劉少奇、彭真、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等一般反毛高級老匪幹表面上壓了下去，勉強地指定了一些御用的匪黨代表，開成所謂「九九大會」。我們客觀的說，毛匪此項運動，把共黨賴以起家的共黨偽組織，共青團偽組織，以及匪偽賴以建立的槍桿子，拆散的拆散，打垮的打垮，只賸下一個表面順從，心懷叵測的林彪作爲他的伙伴；而實際上的奪權鬭爭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所謂拿着紅旗反紅旗，讀着毛語錄反毛，已使毛匪寢食難安，其恐怖快要使他陷於神經分裂，而所謂三結合與鬭批改都已經變了質，毛匪自己也很明白，其中有匪方自己的矛盾和鬭爭，也有有計劃的反匪反共的鬭爭，紙包不住火，爛木頭撐不住快要傾倒的破房子，明眼人對毛匪偽政權的前途，業已看得清清楚楚，計算得正正確確。可是在不明真相的淺見者流看起來，「九九大會」的能够召開，毛匪的處境，業已改善尤其是敏感過甚的俄帝，由於毛匪表面上比較的穩定，造成了莫斯科群寇內心的恐怖，他們深怕毛匪的核子武器一旦發展完成，以其在對俄戰略上處於絕對有利的地位，數年以後，其對俄威脅之大，將無與倫比。因此，俄帝對毛共提早予以致命的打擊，是大有可能的。

第四、毛共內部，本來有謂土共與莫斯科出身的國際派之別，毛匪把

王明、洛甫等國際派共匪分子打敗得走頭無路，而與史達林沈澀一氣，遂使國際派的共產分子「英雄無用武」之地。但是，自從毛俄由分立而對立，而敵對，這批國際共黨分子就大有活動的機會了。而況還有在所謂文化大革命中的失意的匪黨分子、老匪幹和老軍人，有不少流亡在莫斯科，日夜效申包胥的對秦庭之哭。前些日子，莫斯科的新聞報導，已經載有賀龍對毛匪叫罵的消息，足證他們在莫斯科活動的積極。而他們的活動，也正是爲莫斯科所怙的。莫斯科正需要培養親俄匪共分子重返大陸，用以代替毛匪的反俄偽政權，而他們正好在這個時機出現於莫斯科，而且莫斯科當局讓他們公開的發表反毛言論，其間的陰謀何在？何用我們多所說明。

(五) 可能發展

匪俄關係在這樣的向軍事方面發展的時機中，有一項事實，值得我們注意和推敲，那就是周匪恩來前日忽又宣稱援越到底。毛匪也公開表示同樣的意見，匪共援越，本是認爲他的專利，二年以前，俄帝要假道大陸運輸援越物資，匪共還阻難重重，甚或抽取重稅，乘火打劫。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匪區經濟一落千丈，雖竭盡榨取收括之能事，仍然自顧不暇，只好任由北越接受俄援；此可由越共在戰場上所使用之火箭彈藥等武器多數爲俄製品一事得到證明。

今年的大陸秋收，較往年爲減少，而匪又厲行儲量備戰，乃忽然又有餘力宣布援越，此其用意，不僅是與俄爭越，而且希望把這個戰場穩定，拖住美國的腿，以擊破或預防世所宣稱之美越合作以困匪的策略。周匪這一措施，雖然是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表面化，可是匪方有事於北疆，南部空虛的弱點，深恐暴露出來，而以鼓勵越共抗美以爲它南部的屏障，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再追溯前一段時期，俄外長葛羅米柯會向俄共大會宣布對柏林問題與西方談判的政策，而且立刻獲得通過，大家認爲這是俄兵入捷以後予北約組織的嚴重威脅，促使北約加強團結，以對付俄帝，葛羅米柯用此以瓦解北約組織的團結。此種觀察，雖不無理由；但就今日俄匪敵對而以兵戎相

見的途徑發展來看，葛羅米柯此策，實更有解除俄帝西方威脅的作用。而葛羅米柯此項政策的宣布，早於周匪援越到底政策的宣布且將兩月，則俄帝對匪的處心積慮，作主動的攻勢，更為明眼人所一見便知了。

綜上所述，可知匪俄衝突之必然性，衝突地區選定新疆，更是由於俄帝的主動，至此，大家所最關切的，莫過於這場戰事到底怎樣發展開來的一個問題了。

美國外交界官方人士認為戰事的規模將不甚大，新疆是一個衝突區，俄帝的目的是在製造一個親俄的傀儡政權。我們同意這種看法，但欲有所補充。新疆在俄帝影響之下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毛賊竊據大陸後，雖然沒放棄對新的統治，但與俄帝合作成立有色金屬礦業公司，劃新疆為維吾爾自治區，以親俄著稱的賽福鼎久主新政，則俄帝在新的潛勢力決不在小，可以斷言，而且新疆的維吾爾與中亞細亞的哈薩克（組有土可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新疆的哈薩克與中亞細亞的哈薩克（組有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都是同文同種，往來異常親密。我們從清代的新疆回亂來做觀察此項問題的根據，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中亞細亞為新疆回亂的根源，其策動的組織，不是在安集延布哈爾或塔什干，便是在阿爾瑪泰，迨煽動成熟，即發動其組織混入新疆與當地維人結合而成亂事，及其失敗，則向中央撤退，組織依然存在，待時即可復動，即民國三十四年之伊犁事件，其性質完全相同。歷史的經驗，啓示我們俄帝對新的侵略，將不出舊的窠臼，所不同的，現在它是以大軍壓境的威脅，使新疆及其他匪控制區發動騷動與變化。我們相信俄帝對維吾爾與哈薩克等回教徒的榨取與殘暴，與匪無異，但是易地而處，各以爲對方必然較好的幻想，在高度壓迫下，本是極容易發生的。因此，我們相信以俄帝在新植基深厚的潛勢力，煽動維吾爾人以響應俄帝，必有其相當的效果。毛匪駐軍必將從事於反匪維人的鎮壓，衝突將由此而發生，俄軍將由此而加入作戰，而此加入作戰的俄軍可能是中亞的維軍或俄軍扮成中亞的維軍亦未可知。

俄帝以大軍壓新疆之境，另一更大的作用，爲使毛匪把「可用」之兵轉移到新疆前線。新聞報導謂毛匪已將華南部隊調向新疆前方而未及其他地區的兵力轉移。華南爲林匪主力的駐防區，其由此片段消息，亦足以說

明毛匪只有林匪這支久鎮華南的親信部隊，可以使用這支部隊的轉移，其必然的結果是後方空虛，是各地反共反毛運動的大活躍與大結合，包括對毛匪貌合神離的匪部在內。這一發展，是大陸更趨混亂的前奏曲，是毛匪敲響喪鐘的預備式，也是我們反攻復國的最好時期，兵法所謂「乘勢」，便是我們所應密切注意和有效運用的事了。

坦白的說，俄帝如果利用國際派的匪共爪牙，在其援助之下，造成新的石敬瑭、劉豫、張邦昌式的傀儡偽組織，那我們反攻復國的時期要延後去了；反之，在毛匪竭力對付俄帝的攻勢而內部陷於空虛和大混亂的時期，少數親俄匪共所率領的殘匪尚未與俄帝取得聯絡之前，我反共運動風起雲湧的掀動起來，我地下組織對此孤立的匪部曉以民族大義，策動其起義歸來，則我反攻大業已經完成了一半以上了，所以當此時機，我們更要加緊對大陸的政治反攻，更要以全付力量實行 總統指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基本策略，把反攻復國運動向大陸發動，竭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做好這一準備工作，以便在俄匪衝突於新疆，由局部衝突而發展爲全面戰鬥時，乘機向大陸進軍，以促發大陸的大革命，以完成我滅匪復國的大功業。（五十八年九月一日）

傅宗懋 著

清代軍機處組織及職掌之研究

精裝一冊 售價一百五十元

總經銷：臺灣商務印書館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第一六五號